

武川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
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回忆我的父亲——任德仲烈士……………任 平 (1)

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李康县长和李玺区长的牺牲……………谷丰登 (15)

跟随爸爸杨植霖在小西梁的琐忆……………杨秀秀 (20)

大青山根据地的无线电通讯工作……………郭作玉 (27)

青山永常在 人民功不朽……………李尚恩 (36)

张五子为革命烧木炭……………张 贵 (50)

井儿沟抗日生产合作社…………… (54)

我在旧社会的一些经历……………毕健飞 (60)

我所了解的郭怀翰……………卢小能 (68)

对邢守忠的片断回忆……………班巨才 (79)

邢守忠之死……………张 贵 (89)

杨猴小抢劫可镇的前前后后……………张学义 (91)

解放前夕 武川一片混乱……………赵淑普 (99)

鄂友三在武川十区……………高爱全 (111)

剿匪肃特的一点回忆……………赵立信 (117)

智擒张廷智……………赵立信 (121)

解放初期武川地区农业技术的跃进……………任文廷 (124)

解放初——文革前

武川地区防治家畜家禽考查笔录……………梁耀勤(132)

武川境内牧场地的放垦

——根据祖父侯务云遗资言传整理……………侯振国(155)

武川的曹铎炉……………刘跃生(162)

我学过的武术拳谱套路回忆录……………张 瑾(166)

从事护士工作的回顾……………何如俊(174)

青邦在武川的始末……………米 刚(180)

东土城乡元代遗迹的调查……………胡国栋(197)

历史名人——宇文泰……………刘立强(214)

状元碑的传说……………郝秀刚(216)

回忆我的父亲——任德仲烈士

任 平

一九四二年农历六月二十六，风和日丽，我父亲任德仲烈士的追悼会在纳令沟乡酒馆村隆重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八路军三团、县政府、区政府的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及我亲属和乡亲们七百余入，成南北方向排成七行，肃立在灵前致哀。郝秀山区长发着颤抖的声音致悼词，会场上泣不成声。我当时才十五岁，这悲壮的情景至今时时萦回在我的脑海中，为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一

我父亲是武川县任家圪塔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七口人，靠爷爷经营三十亩坡梁薄沙地和打短工为生，一家遇上好年景还能每亩收一半斗，遇赖年景颗粒无收，就这点收成还要交官粮、支应土匪和官家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轮到自己头上也不是百把斤，生活十分艰难。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了北平、天津和华北大部，国民党向西北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掠夺我中华财富，国民党乘势加重税率，加紧征兵，搜刮民财，

压榨百姓，人民真是痛苦不堪。

同年秋，国民党武川县又要拔壮丁，按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家实有丁男二人，按理不应抽。可是，家贫无势说不上话，就把我父亲抓去当了壮丁。当时，有钱有势的人说个人情虽有三个、五个的丁男也可不抽，我父看到这贫富不均、世道不平的黑暗社会。可是，天下黑暗，到那去倾诉我一家的冤仇呢？

归化城小教场是个管押壮丁的集中地，我父亲就是在这儿管押受训的。从秋天管押到人冬，他黑夜住进陋湿的茅庵，白天受训，受尽了辱骂鞭打。这年初冬的一天，他被押上去北平的火车，走时，官方什么也没告诉给他，糊里糊涂地坐着车向东行进。

这天夜，漆黑一片，刮着西北风，火车缓缓行至旗下营附近，看押的国民党兵误以为装上车怎么也跑不了，就放松了警戒，我父亲就趁上厕所之便，撬开门跳车逃跑，敌人也没发现。他到旗下营附近一个村庄的老乡家换了一身又烂又脏的单衣，然后一路讨吃向家乡行走。

后山的初冬，已显寒意，沿途百姓都换上棉衣。一天半后晌，一个脸象锅底，手象黑钁子，脚穿破黑毡鞋，身披烂布条的后生闯进我家的茅庵里，冷得直打哆嗦。他一说话，我们家人才认出是我父亲。全家十几口人抱头痛哭起来。

我父亲回家不久就到王子沟给一家打短工。此时，国民党欺压百姓一天比一天残，官兵、土匪整天走村串户真是应酬不遑。当时，大青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

“喝的是沙椏糊糊，吃的是麻生炒面，留下把莜面，支应官兵土匪打间住店；早上来了至阳婆落，阳婆落了至鸡

叫：男人们担水蹠马，女人做饭带睡觉；冻得不行想回家，人家不要，睡在牛棚里冻了脚还不知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苦熬过两个年头。

一九三七年间，日本鬼子侵占了武川并在武川可镇、西乌兰不浪、大庙酒馆、哈拉合少等地设立了据点，建立了伪政权。一天，从西乌兰不浪方向开来一股杂牌军，说是向百姓要给养（生活用品），到了王子沟遇一家开油房的，便张嘴要了三十五斤多素油，因没运输工具，就强拉我父亲背着素油往任家圪塔送。王子沟到任家圪塔十二、三里，杂牌军骑马，让我父亲背着素油跟上他们，因我父亲走得慢，就用棒打，一直打得进了任家圪塔村，被打得鼻青脸肿、皮开肉绽。他回到家里一声不作，家里人看了他甚是伤心。又过了两天，他也未作声，全家人心似刀绞、忐忑不安，很为他担心。第三天晚上他开口了，说：“人家有钱有势的人不受欺压，我们穷人就不能自由安生，人家欺压人，我们穷人就不能拿起武器反抗这些欺压人的人。”从此他脑海中便燃起了一团革命之火。

一九三八年冬，毛主席、朱德派八路军挺进到大青山，顿时山山凹凹里百姓传颂着说：“咱们大青山来了‘天兵天将’，不打骂百姓专打日本人、汉奸走狗，为民铲除匪患……。”家里人听到这些是真还是假还不敢相信。一天太阳落山时，郝秀山、张全洋等六、七人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父亲做动员工作。郝秀山等同志都是本地的穷苦人，又离我家不远，从小他和父亲彼此都了解，所以，相信他的话，自此我父亲跟着郝秀山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武川八区动委会成立。王景堂任主任，李琦任副主任，郝秀山任分配部长，曹文玉任武装部长，刘永富任总务处长，我父亲担任游击队长。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父亲奉命回到家乡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创建武装。任家圪塔是阿窑石沟的一个村庄，在这条沟内有前窑子、黄狐沟、江海沟等十几个村庄，每村多不过四户人家，村村相距不过三、四里，我父亲整天里就是跑这些村落。村里大多数是贫苦人，祖辈世代受尽地主、恶霸、土匪、官兵的欺压，穷苦人是一根藤上的瓜。于是，他就到穷人家边拉家常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可是，那时山里的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说什么的都有，真假都分不清。一听说来了八路军，不是跑，就是藏，干部来村很难接近百姓。当时，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土匪活动十分频繁，经常寻找八路军下落，同时，有些汉奸也打听八路军下落报告日本人和官府去请功领赏。所以，做地下宣传工作有着生命危险。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把一些穷苦人组织了起来。一天后半夜，他约了本村大有加、小补常、任富昌、潘三娃几个穷苦人到我们家开会，当时，我们全家除了父亲都已熟睡，父亲在东房点着煤油灯给这几个人讲革命道理，他说得铿锵有力，话音惊醒了我，听见他说：“日本入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及华北大部，现在继续西进想灭亡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战退

守峨嵋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土匪，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使自己获得自由解放……”。他还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受穷、受剥削、受压迫？是因为我们穷人没有政权，因而造成人世间的许多不平。你们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就是领导穷人推翻压在我们身上的大山即反动统治，铲除不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过上太平和共同富裕生活的领路人。”他们当中有几个怀疑共产党能否铲平这不平的世界。我父亲有力地回答：“没问题，一定能实现，咱们走的看。”听了这些，他们受到了教育，就这我也被父亲说的感染了。此后，我看见他们有时在小沟里，有时在我家凉房集中一些人开会。后来，他们成立了党小组，我父亲担任了组长。同年夏，我父亲将七、八个青年组成游击队，不久，发展到十二人。

革命武装的建立，使八区游击根据地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抗日斗争的烽火不断燃烧。

三

武川县有十大区，我父亲多数活动在武归公路以西地区，即六、七、九、十区境，有时还到固阳、土旗、萨拉齐、归绥等县活动，广泛地宣传了我党政策和抗日主张，打击了日伪和土匪。

一九三九年初夏，一股以三拉子为首的土匪到武川西部

刁抢、扰害百姓。三拉子本籍土旗人，原以顶大仙骗人为生。乱世之年，他见当土匪刁抢百姓既安闲，又不费劲捞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于是收罗地方上一些流氓、恶棍、国民党逃兵组织起十几个人到处刁抢。一天，三拉子带领十二、三人的土匪摸进我区一路刁抢，夜间住在了纳令沟乡大前沟杜家村。杜家村是个三、四户人家的村子，全村都是一杜家，是八区有名的富户，经常与国民党打交道，助纣为虐。这天夜里，我父亲派出侦察员摸清了这股土匪的情况。当夜，他带游击队赶到了杜家村埋伏在马棚、磨道等地方。里面的土匪有的赌博，有的喝酒划拳，有的喝饱吃足聊天。这时，游击队从东、南、西三面围住了土匪。忽然被一个土匪发现，这个土匪象小鸡见了鹰似的一边喧哗一边往回跑，房里乱作一团，往外乱打枪，游击队往里扔手榴弹，土匪丢下枪四处逃散。这次战斗打死两名土匪，活捉一名，缴获三支长枪，武装了自己，取得了创建武装的第一次胜利。

游击队越战越强。同年秋，在我父亲的带领下，深入到土旗活动。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余人，枪支增加到十一、二支，弹药也有点剩余。人冬时节，又返回大青山。有一天，他们闻讯日本鬼子用汽车往武川运粮，当即赶到鬼子汽车必经之道蜈蚣坝顶埋上了地雷，隐蔽在附近一个小土山上。半前晌，鬼子汽车从坝底爬了上来，爬到坝顶时，“轰隆、轰隆”响起一串地雷声，前一辆车一头扎进沟底，后面的也被炸坏，押车的几个鬼子狼狈地四处逃窜。游击队冲下山爬上车，缴获了大部分枪支弹药，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然后带着战利品转移至八区。

鬼子接连遭到八路军大部队和游击队的袭击后，不敢耀

武扬威地用汽车往后山送物资，改用骆驼运输。

同年冬的一天，天气很冷，鬼子用骆驼给后山据点运送军用物资。一天，我侦察员侦察到了鬼子的行动情况，我父亲和队员商量再次去武川必经之路蜈蚣坝顶袭击日寇骆驼队。当天后半晌，游击队骑马赶到蜈蚣坝老爷庙，埋伏在山梁两侧。太阳落山了还没见鬼子来，又等到当晚八、九点钟，隐隐约约听到了驼铃声由远而近，又过了半个时辰，星光下分辨出鬼子押着七十多峰骆驼，象龟似地向山梁上蠕动。不大一会儿，鬼子全进入游击队包围圈，我父亲瞄准一个鬼子就是一枪，鬼子应声从骆驼身上栽下。转眼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骆驼四处乱窜，鬼子夺命逃跑，游击队冲到路边截获十几驼物资，白面、大米、罐头、茶叶等很多食品。最后，用马驮上交给了八路军司令部。

任凭敌人变换手法，都免不了我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大青山抗日斗争和全国其他游击根据地一样，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向前发展。此际，鬼子玩弄卑劣手段，收买汉奸，实行诱降政策，与国民党顽军加紧反共剿共的军事活动，绥西国民党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就是其中之一。

王有功是土旗人，一九三七年以抗日为名收罗归绥县部分地区的区兵、土匪、流氓、恶棍和国民党的逃兵组织起一支名为抗日，实为反共反人民的三、四百人的一支自卫军。他有了队伍不抗日，钻在万家沟（现土旗境）专跟八路军搞磨擦，刁抢欺压百姓，人们称他为“地老鼠”。一九三九年冬，他与日本人林顾问联系上了，公开投降日寇，并和日寇策划围剿我八路军司令部。此计划早被我司令部获悉，决定消灭这股顽军。

一九四〇年正月初五清晨，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彭德大率领三团和地方游击队包围了驻万家沟的国民党自卫军王有功部。我父亲也奉命带游击队参加了这次战斗。早晨六、七点钟战斗打响了，顽军正吃喝玩乐，乌黑的枪口从门上、窗上伸了进去，顽军一个个傻了眼，做梦也没想到这样利索地就把他们包围，待他们清醒时，犹如惊弓之鸟，四处奔逃，有的找枪顽抗，没等抓住枪柄，脑袋就搬了家，有的跪倒在地求饶投降。这次战斗，除王有功及少数亲兵逃跑外，毙俘三百余人，缴获枪支二百余支，弹药数千发，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这次战斗，给投降派敲了一个警钟，又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对推动我抗战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鬼子是不甘心失败的。同年夏天，在哈拉合少据点的日本鬼子派出伪军六十余人经常到八区骚扰群众，这股军队自称靖安军，长官称连长。一天，二十多个靖安军到老赖沟官庄子挖老百姓粮窖，我父亲得知此讯，带游击队迅即赶到官庄子。官庄子是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周围群山环绕，距哈拉合少二十余里，距八区李气沟四十几里，距马场梁根据地四十余里。中午时分，游击队迂回到村周围，埋伏在磨道、马棚、残垣破壁后。这时，敌人还在到处乱挖粮窖，我父亲举枪向一个正挖窖的伪军打去，枪响人倒，顿时二十七、八支长短枪齐发，打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缴获三支大枪，二匹马，数百发子弹，向东南胜利撤回。太阳落山时，住进了蘑菇窑乡圪塔子村。

伪军跑回据点，向主子诉说了惨景，日本鬼子当夜纠集

了西乌兰不浪、哈拉合少、脑包三个据点的二百多日伪军，气势汹汹由哈拉合少向圪塔子扑来。但是游击队住进圪塔子已经知道日本鬼子要来，当夜通知了在杆树沟活动的郝秀山区长、石人沟住的三团，同时，还有友军自卫军十连，各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太阳一出山，头戴明晃晃钢盔的鬼子从酒馆、大庙开来，两旁还有伪军骑兵。这时，我父亲正洗脸，一个哨兵前来报告说：“日本鬼子逼近圪塔子。”我父亲擦去脸上水珠，命令哨兵通知游击队进入阵地，村中百姓向东南转移。游击队凭借破壁严阵以待，敌人走到村西北二里地外就不敢大步往前冲，爬在地上向前蠕动。我父亲看得敌人步步逼近，举枪向一个鬼子射击，打死一名，打伤一名。这时，二十七、八支长短枪齐发，打得敌人不敢近前。鬼子受阻，就凭借洋炮和我作战，这时群众已转移脱险。十点钟左右，游击队开始撤退，敌人拼命顽抗，圪塔子村变得火光冲天，密集的子弹和炮弹片散在游击队员们的身周围，游击队一面撤退，一面还击，敌人又倒下两具尸体和一个洋狗，然后顺利向南撤出转移到深山。敌人也停止了进攻，进圪塔子村进行搜索，见了房屋、墙角下不敢看，发疯似的进行扫射，然后才鬼鬼祟祟地伸进头去看看。搜了好长时间，连游击队的一根头发也没找到。最后，鬼子抬着三具尸体、十多个伤兵扫兴地溜回据点。游击队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四

抗日战争时期，统战工作是我党一个重要的政治策略，它对抗战胜利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父亲对政治工作很热心。在抗战中，他认识到党的统战政策的重要作用后，到了那里，不仅找穷人谈话，还主动去找国民党官兵及家属、开明地主、富户和蒙民，给他们做宣传工作。象阳坡子的潘家老财、蘑菇窑潘家沟赵德正（地主）无赏献给八路军粮食、马匹，广庆隆蒙民苏玛尼等蒙古老乡赶上牲口到可镇、归化城等地为八路军购买药品、衣物等。说到此，又想起我父亲规劝国民党高占富连投降八路军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四〇年冬天，大青山许多流水的河沟还没有解冻。国民党自卫军连长高占富带八十余人从后套返回西土城探家。一天，此讯传到正在阿窑石沟活动的我父亲耳里，当晚，我父亲叫了我叔伯哥任喜财两人骑马前去秦达牧（西土城），走在西土城脑包山上停了下来。两人商定，任喜财在山后等着，见我父亲进了村就将两匹马从山后拉到山前让西土城人看见。商议后，我父亲带枪只身一人到了高占富住处。此时，太阳已出山，高占富刚从被窝里爬起，一头扎进脸盆洗起脸来，头上抹着白白的一厚层肥皂沫。我父亲从门进去站在他二米多远的门道，高占富听得来人剥开眼缝看来者是谁，一看是位农民打扮的不熟之客，我父亲正抽枪，高

高占富被惊呆了，我父亲对他说：“不要怕，我是来拜访你的。”说罢将自己的手枪扔在二米多远的炕上。高占富操着生硬的口气说：“谁用你来拜访！”我父亲回答说：“你们想跑也跑不了啦，八路军把你们包围了。”高占富说：“你是谁？”我父亲说：“我是任德仲，咱们是同乡人，八路军派我来和你谈判。”就这样缓和一阵紧张一阵。不大一会儿，高占富的哨兵跑来报告说：“脑包山上发现有股人马！”我父亲插话说：“那是我们的人马！”高占富自知翅膀难飞，和我父亲谈了一个多钟头。高占富本人同意和我八路军谈判，随通知哨兵请各排长到他家开会。各排长到齐后，我父亲对他们说：“鬼子是秋后的苍蝇日子不会长久，国民党消极抗战，卖国求荣，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寇，天下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的妻儿老少也都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而你们退居后套过着安生之日，难道你们眼睁睁看着百姓和你们的父老乡亲忍辱负重、坐视不管吗？”高占富及几位排长听了后有些触动。有一名排长仍不服，最后经我父亲耐心说服，接受了我父亲的教育。谈妥之后，我父亲和任喜财一前一后押着他们到了八区政府所在地李气沟进行谈判。谈判是由郝秀山区长等干部同高占富及各排长进行的。谈判中，郝区长申明大义说：“如今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联共抗日，即活路，另一条是死路，何去何从自由选择。”经过谈判，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组织上派我父亲到该连当指导员。番号不动，叫二连。

高占富连是些乌合之众，纪律差，战斗力弱；他们当中有地主、恶霸子弟，有流氓、恶棍，也有的是穷苦人，做这个连的政治工作十分艰巨，有些顽固分子伺机发动叛

乱。

夏季一天，八路军绥西三团在二道凹（上秃亥乡）同鬼子作战，上级命令高占富连打援，于是，我父亲和高占富率部前去配合主力作战。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鬼子发起几次冲锋，八路军健儿英勇冲杀，鬼子被打得人仰马翻。有一小队鬼子企图夺路逃跑，而正在鬼子退路山口担任打援的高占富连在部分顽固分子的挟持下向东逃跑，曾经有几个坏分子想找借口杀害我父亲，可巧我父亲藏在一积机丛中未遭暗算。高占富连逃跑后，我父亲找见三团领导和区政府作了汇报。后来听说高占富连归回国民党邢守忠部。最后将其改编，其中的顽固分子被遣散回家。

五

一九四一年冬，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父亲被任命为武归县二区副区长。这个区基本上是敌占区，坝口子、蜈蚣坝顶、可镇、炭窑等地都有日本人据点和警察，并且明特暗探多如牛毛，开展这里的工作十分困难。可镇鬼子据点是武川各地鬼子、警察、伪军的指挥中心，情报、军需物资还由这个区的群众给提供购买，所以，做好这个区的工作对抗战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四二年阴历六月十五，我父亲带领三名同志到东马莲滩开展工作。到了这里，他留在该村活动，其它三名同志到西面几个村子活动，并约定晚上回马莲滩集中。不料，

鬼子的坐探来该村专门侦察二区政府在这里的活动。半后晌一个敌探以本地人身份进了村西一家，我父亲也正在该家，两人会了面，然后，敌探将此情报让差人送给了可镇鬼子，鬼子派出特务、警察三十余人前来逮捕我父亲一行。就在快傍晚时分，我父亲移至村北头姓赵的一家，可是出去的同志迟迟未归，直到夜间十点钟左右才回来，并汇报了工作。约十一点钟，他们正待出发，日本鬼子特务、警察包围了赵家院。当时，赵家有五口人，加我二区干部九口人一同挤在了这个房里。这天月光皎洁，夜静风平，全村人已熟睡，唯有赵家亮着灯，警察高声喊道：“里面有谁？”赵家女人熄了灯。我父亲回答说：“里面是我们些庄户人。”敌人已从窗户、门道伸进枪口乱打了起来，我父亲说：“别打枪了，你们进来搜吧！”月光下看见西墙外站着黑压压的一批人，还发现一些敌人向院内蠕动。说时迟，那时快，我父亲扔出一个手榴弹，一声爆炸，炸倒三、四个敌人。敌人龟缩回去向房内打枪。这时，我父亲想把西墙外的一批敌人杀伤，又将一枚手榴弹扔出去，不慎房檐遮住挡在窗口下，“轰”的一声爆炸，院内又倒下六、七个敌人，自己肚子也被弹片打开个窟窿，鲜血映红外衣，肠子也流出肚外，身边的同志背起他要一起突围，他发现自己伤势较重，竟要掩护其他干部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又一枚手榴弹在西墙外爆炸，三位同志乘烟雾跳过东墙突围转移。我父亲的警卫员在转移中牺牲。最后，我父亲将流出肚外的肠子填回去，勒紧裤带又同敌人战斗，后来子弹也打光了，手榴弹也甩完了，我父亲被俘虏。敌人当即进行审讯，我父亲守口如瓶，任凭敌人严刑毒打，他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将他拉出赵家院枪杀。

敌人为领功请赏，竟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卒年三十五岁。

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今天，他离开我们已四十余年，但他用血谱写的史篇时刻在武川人民群众中流传，他将激励着我们后代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革命！

曹海鹰 整理